

农村小剧本

红管家

林曾信 编剧



农村读物出版社

独幕话剧

紅管家

林會信編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714.8
211
396259

本社 1964 年新出



农村小剧本

探家記(独幕話劇)

紅嫂(京劇)

送肥記(廣場話劇)

桑园人家(郿鄠戏)

紅管家(独幕話劇)

月明心亮(戏曲)

“二八开”(独幕話劇)

卖箩筐(戏曲)

八个蛋一斤(独幕話劇)

夺陣地(評劇)

紅管家 (独幕話劇)

林曾信編劇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1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6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4}$ · 字数 18,000

1964年11月第1版 · 196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 00,001—70,000

統一书号: T 10168 · 71

定价: (四) 九分

內 容 說 明

本剧描写一个坚持勤儉办社、严守財務制度、敢于和鋪张浪費行为作斗争的青年會計。他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和財務制度办事。这个大队的大队长丁金山企图用高价出卖余粮，并想請野戏班子到村里演坏戏。这事为青年會計所知，他便对这种錯誤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貫徹了党的政策，保卫了社員的集体利益，也帮助大队长認識和克服了自己的錯誤。

時間：秋后。

地点：河南某农村。

人物：聶小江——大队會計，綽号“老扣”，二十五岁。

丁金山——大队队长，四十来岁。

丁香花——丁金山之女，农村业余剧团演員，二十二岁。

支 书——大队党支书，五十来岁。

丁三孀——丁金山之妻，四十来岁。

布景：大队办公室。正中是新开的双扇窗戶，窗下放一个双斗办公桌子，桌上放有墨水瓶、鋼笔等。前靠墙根处放有长凳，桌后有靠椅。墙上挂有毛主席像、日历牌、財務报表等。台左是套間，中間挂有布帘，房內放有床、被、小桌、电话机等。整个室內显得簡洁朴素。

幕启：丁金山右手搖晃着一根鞭杆，鞭杆上挑着一面公社奖給他們大队的“丰产紅旗”，兴冲冲地上。

丁金山：小會計，小會計！（进室內見无人）哟，又下地了。（推开窗戶，探头向外）老孙哥，牲口喂好啊，等会我还进城呐。

內 声：放心吧，队长！

〔丁关上窗，将錦旗挂在墙上，洋洋得意地审視

着。電話鈴声响，丁走进套間接電話。

丁金山：（手拿話筒）哪里？我是聶庄大队。你找誰啊？我就是丁金山。噢，你是侯保三呵！是啊，等会我进城去。什么？拐到你庄喝两盅？哈哈！你請客？那好嘛！什么？你們村的剧团給我們村演两场戏？哎呀，那可太好啦！我跟你說呵，这几天我們村的社員想看戏把脖子都盼长啦！你們可真是雪里送炭啊！好好！……唉，……唉，什么？卖給你們点粮食？这我一个队长可是作不了主啊！……好好，見面談。一定去，一定去。（放下話筒，走出套間）

丁金山：（自言自語）今年公粮也交了，余粮也卖了，队里还余剩两万斤粮食，这要再卖个高价，……嘻嘻，年終一分紅，家家户户，大把票子，滿筐粮食，誰不夸好！对，一定得想法卖个好价錢！

〔聶小江手拿算盘，肩扛鋤，鋤头上吊个饅兜，口中哼着《学习雷鋒好榜样》一歌上。〕

丁金山：嗨，不防你还有这一手咧！

聶小江：金山叔，咱这是現发现卖，刚从广播上学来的。

丁金山：不简单。

聶小江：金山叔，紅旗带回来了嗎？（将鋤头、算盘

放下)

丁金山：(指旗)你瞧！

聶小江：嗨，已經挂上了！

丁金山：不挂上還能壓到箱底里？會計，這幾年“窮八隊”這塊臭牌牌，把我這五尺三個兒的隊長都壓成四尺八啦，我瞧見人家哪隊人都覺着矮人家一頭。(稍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年咱聶莊總算躍上去了！……我從公社回來，一路上故意把錦旗舉得高高的，也讓別隊社員瞧瞧，這就是聶莊窮八隊的豐產紅旗！（豎拇指）

聶小江：金山叔，公社獎給咱們紅旗，是要咱們繼續發憤圖強，繼續鼓足干劲，咱可不能躺到紅旗上睡大覺啊！

丁金山：睡大覺？侄子，你这是小心過度，大叔不是那號人。這才是：三十年小渠流成河，三十年媳婦熬成婆。今年啊，該咱聶莊大隊抖抖啦！

內 聲：隊長，牲口喂好啦。

丁金山：(推窗向外)套上車，我這就去。(關窗對聶)小會計，借給幾個出差錢，進城拉彈花機去，明天才能回來。

聶小江：我知道。你寫個借條吧。

丁金山：紙咧？

聶小江：喏。（从墙上撕下一张旧日历）

丁金山：这？

聶小江：紙小？

丁金山：（不悅地）嗨，你尽在那芝麻上面扣嗦。

聶小江：芝麻扣多了，也能榨油啊！

丁金山：仨核桃俩枣，成不了大器。（写好借条）給！

聶小江：（接看）五块？！

丁金山：寬备窄用嘛！

聶小江：太多了。

丁金山：你让借多少？

聶小江：五毛。

丁金山：五毛？！

聶小江：不少吧？

丁金山：嗯，不少！喝凉水用不完。

聶小江：金山叔，这你放心，賬我已經給你算好了。（举起饅兜）瞧这！

丁金山：啥？

聶小江：俺三嬸給你蒸的白蒸饅。到县城来碗豆腐湯泡饅，一頓才化五分錢。

丁金山：那住店呢？

聶小江：咱办公室有現成的鋪盖，帶上它，晚上在城里找个干店，自备被子，一夜才化一毛錢，又卫生，又省錢。

丁金山：（嘖嘖嘴）那……

聶小江：三五一毛五（扒打着算珠），再加一毛店錢，二毛五。路上喝杯茶啦，抽根烟啦，化不了八分錢，滿打滿算三毛三分錢就够用了。还余剩那一毛七分錢，留作机动，化不了回来交給我。

丁金山：想不到你孩子岁数不大，心眼不少。（不解）哎，你年輕輕的在哪儿学的这身本事？你咋这么会扣哩！

聶小江：这是咱支书出差的老习惯、老办法，时间长了……

丁金山：你就学会了。（习惯地摸摸后脑勺，感叹地）哎呀，想不到你这身扣本事，还有师傅咧！

聶小江：（憨厚地一笑）嘿……

丁金山：好，就借五毛吧。

〔丁欲去撕墙上的日历，重写借条，却被聶拦住。〕

聶小江：（笑嘻嘻地）金山叔，日子不能过的太快了，（指借条）把这“块”字改成“毛”字不就行啦？

丁金山：（摇摇头）哎呀，真是外号沒有錯送的，怪不得人家都叫你“老扣”啊！（将借条改后給聶）

聶小江：（盖上章給丁）金山叔，行李我已經給你放到馬車上了。

丁金山：（将条装入兜內）好。（走出門，又轉回）小江，

支书呢？

聶小江：他刚才还在找你。

丁金山：找我？

聶小江：找你商量再卖些粮食。

丁金山：我也正为这事想找他。（轉念）哎，你知道
啥价錢不？

聶小江：啥价錢？卖给国家还能有俩价錢？

丁金山：（一怔）啊！还卖给国家？

聶小江：咋？

丁金山：咋？咱公粮也交了，余粮也卖了，再卖，
这不是拿鞭打快牛嗎？

聶小江：金山叔，这话怎能这样说呢？咱这是支
援国家建設呀！

丁金山：支援，支援！咋没人給咱队支援点人民
币呢？

聶小江：咱有困难，国家沒貸給咱款？

丁金山：那……（語塞）反正今年咱队交公粮、卖余
粮都是排头份，剩下这粮食不卖，咱犯不了
政策。

〔內声：队长，快走啊。〕

丁金山：（向內）就去——（对聶）当干部凡事都要
多为社員想想，咱不能光图爭先进；下剩这两
万斤粮食，也兴咱弄到市場上去卖个好价錢，
只要社員手里有錢化，对誰都光彩。（丁一面

說着，一面掏烟吸。他把烟放在嘴上，誰知火柴盒空了，他气恼地扔了火柴盒。聶递过一盒火柴来。他抽着烟，下意识地把火柴盒装在口袋里，不料火柴盒却用绳子拴在桌腿上。他尷尬地还了火柴盒，提上饅兜走去)

聶小江：金山叔，你不找支书去？

丁金山：不，我进城啦！

聶小江：那卖粮的事？……

丁金山：我不同意那样卖法。(下)

聶小江：那就等你回来再說吧！(坐下算賬，聚精会神地打着算盘)

〔丁香花上，她手扶門框，干咳嗽了几声，滿以为聶会抬头瞧見她，不料聶什么也沒听见，仍不停的扒拉着算珠。丁又弯腰，从地下撿起一块土，投向聶，聶仍无反应。她繞到窗外，用双手在窗櫺上輕輕地敲了几下。聶聞声一惊，忙抬头問。

聶小江：誰？

〔丁香花沒答話，又敲了几下。

聶小江：誰？(推窗探身一望，不見人影，警惕地鎖上抽屜，急忙出外查看)

〔丁香花趁机从另一方繞上，端坐在椅上，学着聶刚才算賬的神态。

聶小江：(上)嘿，原来是你搞的鬼呀！

〔丁香花佯装没听见，使力扒拉着算珠。

聶小江：（上前一把拉过丁香花的胳膊）起来吧，別在那儿反穿皮袄——装羊啦！

丁香花：（一甩手站立起来，佯装生气）我装羊？你才是装蒜哩！人家来半晌了，你头也不抬，眼也不瞧，真是官衙不大，架子不小。

聶小江：誰知你啥时候来的？

丁香花：（一撇嘴）算了吧！怕不是又为那一分錢扣迷了吧？

聶小江：就是一分錢也应该扣嘛！香花，你来有事嘛？

丁香花：找俺爹哩。

聶小江：你爹进城拉弹花机去啦。找他有事嗎？

丁香花：我想让他到城里新华书店，給咱剧团买几本演唱材料。

聶小江：（忙打开抽屉，取出两本书，高高举起）你瞧，这是什么？

丁香花：（丁香花向上一跃，夺过聶手中的书本）剧本《夺印》、《年青的一代》（欢喜雀跃）太好了！誰买的？

聶小江：你猜？

丁香花：保险不是你！

聶小江：正是本人。

丁香花：（意外地）哎哟！你这“老扣”怎么舍得化

这錢呀？

聶小江：咋？不兴？我听說你們排好了《李双双》，就又买了这几本好戏。收秋一毕，应当好好演演戏，活跃活跃文化生活啦！

丁香花：平常一分錢你都扣嗦恁紧，今几个你怎么啦？

聶小江：当化的錢就化，不当化的錢就坚决扣住不化。

丁香花：对，应当这样！

聶小江（一本正經）香花，不是我平常扣嗦，你想想，社員們黑天白日地干，从种到收，多不容易啊！我总觉得一分錢、一粒粮都沾着社員們的血汗，咱們應該珍惜它，不能随便浪費掉。列宁不是說过：浪費就是犯罪嗎？

丁香花：說真的，自从咱初中毕业后，从学校回到农村，亲手劳动了这几年，我才真正懂得了书本上那四句詩（帶感情朗誦）：“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聶小江：（风趣地）哎哟，你还有这一手呀！要是让广播电台知道了，非請你去朗誦不可。

丁香花：捶死你！捶死你！……（举拳戏打）

〔支书上。

支 书：（幽默地）哟！这——？这演的是哪出戏啊？（两人羞得急忙躲开）哎哎哎，跑什么呢？这

出戏接着演下去嘛！大叔虽说不会捣鼻子，我可会捣眼（导演）呵！

〔丁香花含羞捶打支书。

支 书：（快活地笑着）哈哈，我身上这点土算都叫你给打飞啦！

丁香花：大叔，你又干什么啦？弄得象个土地爷一样。

支 书：刚才和几个社员帮军属聶老东干了点活，把他那间老西屋拆了拆，想趁这几天得空帮他盖盖，捎带着不又弄几车老陈土肥肥地。

丁香花：咱队积那粪堆比小山头都大，还缺肥吗？

支 书：缺是不大缺，不是想多上几遍粪，多打点粮食嘛！俗话说：“舍得盐，下得酱，舍得粪，麦子旺。”香花，你是不是怕麦子多了无处放？

〔丁香花与小江都笑了。

支 书：不用笑，麦子见苗三成收。如今麦苗出的齐，长的旺，今冬明春只要雨雪足，粪能供上，明年呵，（自信、乐观地）不吃白馍不当家罗！……哎，小江，你把前晌算的粮食清单给我誊写一份。

聶小江：行。（坐下，取出账本誊写）

支 书：香花，村里的戏排得怎么样啦？

丁香花：差不多啦。《李双双》排成了，小江又给

买了几本。

支 书：可得加劲排呵！这几天你大叔就不敢打村里走，社員們一見我就要戏看。

丁香花：大叔，我們业余剧团一定多給社員們排几个好戏。

支 书：（意味深长地）自打你俩回村参加农业生产之后，仅仅两三年時間，一个是咱們大队人人夸个个讲的好會計，一个是业余文艺活动的能手，所以大叔一看见你們这些年輕人，周身都觉着有劲儿！可有一样，你們俩都是共青团員，正是年輕上进时候，得先立业，后成家。把咱聶庄面貌来个彻底改变，再結婚，行不？

丁香花：（羞澀）大叔，这事你就放心吧，俺……

支 书：怎么？你們早訂計劃啦？

丁香花：（笑）……

支 书：好，到时候你大叔給你們买匹拖拉机騎騎，繞着咱聶庄大队兜三圈，耍耍气派。

〔丁三嬸上。〕

丁三嬸：（笑嘻嘻地）哟——誰俩結婚呀？还騎拖拉机哩，真新鮮！

支 书：不是結婚，是談恋爱。

丁三嬸：噢——誰俩談恋爱啊？她大叔，能不能对老嫂子說說听听？

支 书：（佯装神秘地）老嫂子，怎么你还不知道啊？

丁三孀：哟——老嫂子平常里三圈、外三圈，忙得分不清鼻子眼儿，咋会知道年轻人这些新鲜事咧！她大叔，你说说，我听听，不就清楚了嗎？

〔丁香花急忙用眼、手示意给支书，不让他说。

〔支书嘻笑着给丁三孀暗暗指指她背后的香花。

丁三孀：（猛扭回头，发现是自家闺女）哟，是你呀，死妮子！你闺女家在这里听什么咧？还不快回去给我招呼着那锅，瞧把米汤熬成干饭啦！（转身对支书）她大叔，你说的是谁俩呀？

支 书：我说的是……

〔丁香花和聶小江一同摆手示意阻止支书。

丁三孀：（扭头见香花没走，训斥地）死妮子！不走还在那里午扎啥咧！

〔丁香花走出门外，转身再次摆手向支书示意。支书点头，香花才放心地笑着跑下。

丁三孀：她大叔，你到底说的是谁俩呀？

支 书：我说的是……（想了想，指向台下）是他俩呀！

丁三孀：（手搭凉棚向台下眺望，而后好象明白了似的）噢——是他俩呀！嘻嘻，怪好一对哩！

支 书：怪好一对？

丁三孀：怪好一对。

支 书：老嫂子，你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吧？

丁三孀：（笑）呵……要說有事也不大，要說沒事也有点，小事情。不劳你支书的駕，找找小江就办了。

支 书：那行。（对聶）小江，清单誊好了吧？

聶小江：誊好了。（将清单給支书）

支 书：（看清单）还余剩两万斤？好，我先去召开个支委会研究研究。（下）

聶小江：三孀，有啥事？

丁三孀：事不大，想大侄子定会帮三孀这个忙。

聶小江：啥事？能帮我一定帮。

丁三孀：是嘛，咱两家是多年的老邻居啦。

聶小江：这我知道。

丁三孀：喝的是一个井里的水，吃的是一坡地里的米。

聶小江：同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嘛！

丁三孀：一家吃瓜两家甜，一家吃酒两家醉。

聶小江：哎呀，到底啥事？别拐弯抹角了吧！

丁三孀：好，你三孀可是个直腸子人，办啥事不会拐弯抹角，嚙嚙嚙的。你知道咱两家祖宗三辈从来都沒翻过脸，动过嘴，我想今几个找你帮忙，大侄子决不会把三孀这个面子丢这